

(报告文学)

# 明水颜色

铁岭



人谓水无色，而明水却有，洞庭之水美天下，宋人张孝祥不是有名句么：“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彻。”

明成水也是俱澄彻的。这位商洛氮肥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胸中大有谋略，可喜怒哀乐，常形于色，使人一见其色，便知其心。

任务紧张了，生产吃紧了，他那满脸的寒流，便立刻出现；任务完成了，产量超额了，不用问，他准是满面春风。前年七月，他刚受命接任这个氮肥厂的厂长，四十万赤字字的压力，便不歪不斜，压了他个正着。这一压，真也压得他人如削；对成水寄予厚望的省化肥公司副经理司茹来厂检查工作，听职工反映，见了成水瘦成刀条形的脸，百感交集。

司经理沉下脸来教训：“成水，你怎能这样不分昼夜地拼命，干部也得懂得休息，今后我要再看见你下班后还在车间，可当心着！”



去年八月，商州市发生水灾，商洛氮肥厂立即支援。图为汪副市长赠送锦旗，厂长明成水（中）和副厂长孙长根（左）代表厂方接受时的情景。

成水淡然一笑，没说什么。嘴里没说，可心里翻腾：“四十万，四十万呀！”他依然如故。车间干部们深知个中情形，一见司经理来，就向成水通风报信：“司经理来了，你赶快避一下。”成水只能是苦笑。司经理一走，他更是我行我素了。厂里的同志对他何尝不心疼，也是苦劝，也是想方设法设置“障碍”。只是劝亦无果，障亦无效，碍亦无灵，他还是那“全天候”，还是那形之于色的喜怒。

时间一长，职工们

便看得分明，厂长的脸黑了，准是生产环节出现了不愉快的事，许许多多爱和厂长开玩笑的，这时便一概钳口；厂长上了篮球场，或对垒起车马炮，便大抵有高兴事。平素深知厂长的职工们，便又与厂长没大没小地随便起来，厂长没架子，随便起来更好。久而久之，各自为战而又关心厂子命运的广大职工，便有了一个简易快捷的方法，从厂长的脸上看形势，看产量。

朝夕相处的妻子，当然更知道丈夫的脸。若见他脸色忧郁，则尽

水的分水岭。这样以来东侧的汉水改从茶店穿沮水峡至沮水铺与南河对碰一起向汉江东去。原来勉县新铺南河本是由北而南，经宁强、牢固关古河床向嘉陵江流去，由于牢固关河床处隆起，使现今成为古河床的牢固关山，却变成嘉陵江与汉江支水系的新分水岭；使南河转向北流，在沮水铺流向汉江，成为汉江源头支水系之一。

在青、甘、陕省境，像这样近南北方向的新隆起有好几条，呈波浪状相间迁移排出现，何家崖至牢固关的隆起，与甘肃鸟鼠山渭河源头隆起而造成黄河变迁的特点相似。

## 东西汉水本相连

孔繁宗

地壳的上升（隆起）与下降（拗陷），在地质历史演化中不断发生，这同时引起河流水系流向位置的不断变迁。黄河水系很多部位有过这种奇特变化，其它水系同样有许多这样的变化，如东、西汉水本相连就是一例。

现今汉江通常称东水，近在一个方向线上短截撇开的源头水系网，被略阳何家崖至宁强牢固关一条近南北走向山脉所截切，这条山脉长约70公里，狭窄、平缓、对称，起伏不大，山坡较缓，很不起眼，但这却是最新地质



墨墨

卢山摄

力关心照顾，若见他脸色欣然，便替他高兴，高兴之余，偶尔也亲昵地数落：“成水，你能理厂，却不能理家，你不是好丈夫，好爸爸。”

成水对此每每以笑作答。他明白，自己对家庭履行的义务太少。外边开放搞活热闹非凡，而他几年来竟不知面粉和蔬菜的价格，为了厂子，他确对妻子少了温存，对孩子少了慈爱和教育。妻子满腹委屈自不必说，但她对成水不管孩子想不通。别人望子成龙，全力予以培养，可自己家呢，可成水呢？

成水何尝不知所欠儿子的债。儿子都上了六年级，自己关心了多少？一次，妻子检查儿子的作文本，发现儿子的作文《我的爸爸》。稚子无邪，提笔写道：“我的爸爸是个干部，白天也上班，晚上也上班，给我连一道数学题也不辅导，我恨死了他……”

作文本摊到成水面前，这个血肉之躯也动情了，他看着睡熟的孩子，心中倒海翻江，但随即又毅然向车间走去。

车间是紧张的，生产更是有条不紊。又是一个昼夜交替，又是一个日在中天。一辆大轿车驶进厂里，那些天真

地上有一牙月，天上有一湾泉。

天上的泉是新月，地上的月便是月牙泉。泉在敦煌西南，西南是一片荒漠黄沙。在古往今来的许多人眼里，聚沙成塔就是奇迹了，而这里的沙却聚而成岭、成峰、成山，且那岭都如秦岭那样大的岭，那山都如华山那样奇崛的山。却是又不同，秦岭的山，石方石圆，峰高峰低，苍苍莽莽的没有规矩，而这沙山，岭线起伏，峰刃如刀，竟都是如裁过的一般。

一队骆驼过来了，在沙山下踩出一条路来，一阵风过，沙平如镜，路便没有了。可是，人来人往，外宾，归侨，红男绿女，熙熙攘攘奔月牙泉而去，从月牙泉而归，踩着纷沓的脚印，一只脚踏下去，一只脚提起来，仄仄斜斜的，只有骆驼高昂了头，坚实地行进在沙漠上，那小小的尾巴摇摆着，显示了独有的自得和悠闲，而一根绳就从领头的那个骆驼的颌下垂下来，握在领驼人的手里了。领驼人是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光着赤红的膀子，大步大步地跟着头驼走，驼峰上便端坐着一队文质彬彬颇得颤颤悠悠的日本外宾。不知道这位粗犷的小伙子出于怎样的一种谈谐和心境，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吆喝着：“闪开，闪开！日本鬼子过来了！”

小伙子笑，道上的行人笑，驼峰上的外宾也笑，互相礼貌地点着头，招招手。邂逅相遇，擦肩而过，过去了一段历史，过去了一个时代。是的，现在真是真可以谈谐地对那段历

## 吃公者易患胃病

胡中玉

近来，有人写文章说：“做官的容易发胖”。但我却有新的发现，就是做官的容易患胃病。而且得胃病的似乎比发胖的人更多。这个问题曾使我困惑，百思不解。乘闲暇之际我翻阅医书，且多次拜访名医，方得要旨。皆曰：不良的饮食习惯是胃炎发病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暴饮暴食更容易产生胃病，这才使我顿开茅塞。过去老百姓得胃病，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所致，当前，做官的易得胃病，恐怕是暴饮暴食造成的了。

如今的“吃”，不就是一种艺术，一种手段么？特别是“吃公”之风，遍及五湖四海。检查要吃，验收要吃，业务交往要吃，联络感情要吃，甚至批个公文、盖个公章

长，他们兴高采烈，而厂长含笑的目光里，却似乎嚼了更多的水份。

氮肥厂离城较远，学生进城上学，确有困难，看那里程：小学离厂三四里，中学离厂七八里；再看那道路：这是一条上海至新疆的国道，车如流水马如龙。孩子上学，家长悬着心，起早摸黑，又接又送，直接影响了职工情绪和上班。成水和他的“一班人”拍板，不买小车买“轿子”，大轿车专门送职工子弟上学。

大轿车奔驰，职工笑逐颜开。笑逐颜开的，当然还有困难户住房问题的解决，职工洗

也要吃。在这种“吃公”之风的浪潮中，为公者又是主要的吃清者。且由于是“吃公”，于是形成了一种吃的哲学，即“白吃谁不吃，不吃白不吃”。于是，也就锻炼造就了一批批“吃才”，“食客”，同时也使他们在大吃大喝、暴饮暴食中产生了胃病。因为这些人总觉得不吃吃亏。常常是每逢山珍海味，不想吃也硬吃；看到名酒，喝晕了也要喝，绝不放过不掏腰包的“白吃”。哪管胃的承受能力和“纳”、“化”功能。这样岂能不得胃病乎？“吃公”之风实在可怕。这种失去理智的吃，丧尽天良的吃，不仅使一些当官者吃出了胃病，更为可怕的是吃出了社会的腐败症，我痛切地劝告那些好吃“白吃”的做官者，尽快遵照医嘱，切忌暴食暴饮吃“白吃”。这与己与国都有好处！

澡问题的解决，职工福利的提高……这一笑，笑得厂里八七年扭亏增盈，笑得去年提前一个月跨入八九年，目前虽说厂里面临不少新的困难，但还是笑。领导班子的六名成员精诚团结，也在笑。这种充满胜利信心的笑，也使喜形于色的明厂长笑了起来。明厂长笑，工人干部好，大伙笑；明厂长开明！

本刊头版设计 杨新平 朱乾坤



史了，对日本外宾和对我们自己都是一样的。

水是生命的摇篮，沙中无水，沙就是死了的土，真不可想像，生命和死亡竟全都如此强大，它们对峙着，僵持着。据说，汉朝时候，就有了月牙泉的记载，泉就这么大，水就这么清，这么深，被围在环形的沙山里，如一眼井的底，沙山埋葬了一片绿洲，一座都城，又来合围月牙泉，却意外地不能了。可是，两千年吗？肯定还早，汉朝以前呢？泉长不足百米，宽不足五十，弯弯曲曲的好似一张弓，酷似一牙月，傲对周围的河山。

泉中的生命，是一片绿苇，一丛一丛不知道名字的草，却都寒颤颤的，如僵住了一般。水青色，像溶入的一块蓝天，掬捧在手里，舌尖儿咂咂，渗凉入肌，遂疑泉中所生绿苇和草丛，便是绿色的精灵了，而泉周围的树木，更是杆如荷杖老人，枝如根根铁丝，蓬蓬松松的便是非洲朋友的一头卷发了。这便是死亡十面埋伏也不能够战胜的生命。

一辆扎挂别致的毛驴车，在月牙泉边停着了，驾辕的毛驴大鼻孔一张一合的，悠闲地打着哪嘴。我好奇，便问赶车的：

“坐一趟多少钱呢？”赶车的伸出来两个手指头：“二十块”。“这么贵吗？”赶车人木讷地笑了：“赚老外钱的嘛”。“呵，”我也笑了。

落日在沙山上染出的一片金黄，已经褪尽，月牙泉终于看不见了。一抬头，泉却在山尖上高高的悬着呢，那样明那样亮的一牙儿。